

2006年
中国杂文精选

刘洪波 编选

杂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中国杂文精选

刘洪波 编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年中国杂文精选/刘洪波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7-5354-3399-5

I. 2…

II. 刘…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452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阳继波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孝感市三环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18.125 插页:3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拒绝复制

——2006年《中国杂文精选》序

刘洪波

又是一年。人过三十，时间就会像马挨了鞭子一样跑，何况我已经四十，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一年就过去了。如果要寻找一个年度主题词，我能够找到的就是恶搞。这一年从恶搞走红开始，到不许恶搞而终。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想法。换了别人，可能会为这一年找到别的主题词，例如纪念，例如青藏铁路，例如水旱，例如朝鲜核试等等，还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年的主题词乃是和谐。这表明不同的人对世相的感觉能够呈现很不相同的印象。

简单看来，这些各不相同的印象构成了一种纷纷扰扰的状态。但这些不同的印象，是心灵世界丰富性的一个证明，也是大脑活力的一个证明，终究而言，大家会喜欢这种看上去有些纷扰的状态，而不会喜欢每个人的年度总结像听了命令似的整齐一律。

是的，没有人愿意整齐划一，哪怕只是外在的整齐划一。比如穿衣只是外表，你仍然要告别“蓝蚂蚁时代”，另外，纵使衣服不代表思想，“蓝蚂蚁”也不能说只是单调一点，而是代表着思维的齐一。

文章亦然。

2003年编辑年选时，我思考过时评兴盛状态下的杂文写作，那时，我较

多地考虑到“据报载”写作对写作与真实感受造成的割裂，写作的时间竞赛所造成的思维浅表化，以及言说过程中对许可限度的内在认同所造成意志服从。现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漫天飞舞的时评文章之中，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厌烦时评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了。

毫不夸张地说，言论界的写作状态正在呈现电子复制时代的数字工业特性。常见的情况是，一篇文章被大量拷贝，通过电子邮件邮发到几乎每一个编辑的信箱，这为阅读的“共享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一个读者打开每天的报纸时，不管他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阅读着与另一个城市、另一份报纸的读者同样的文章。

文章的似曾相识，不仅由电子群发的通讯方式来保证，而且由议题高度消费化得以加强。新闻越来越成为一种消费品，时评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消费。当第一天的新闻被生产出来时，时评作为消费的再生产方式加入了第二天的报纸，一个新闻的消费周期是一天，一个时评的存活周期也是一天。这使得不同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奔向同一条新闻，同一天的报纸上可以有很多的作者，但议论的事情则只有最热门的几件。

工业需要标准化，写作工业也呈现标准化特征。一篇标准的时评，辨识性特征首先在于那种被确认为属于时评的语言方式，语言的个人特性成为不需要，甚至被认为是必须剔除的有害因素。语言方式的规范化，使得时评写作像工厂加工一样变得简易快速。

更根本的复制发生在思想层面。理性与建设性的主张越来越被理解为具有科学性，时评作者越来越希望以一种专家的姿态来谈论事物，思想复制的原件务必来自法学和经济学，“帕累托改进”之类的概念术语是必须要有的。因此，时评越来越以某种类似于“以案讲法”式的仿学术短论面目出现。

杂文永远应当是一种“手写文体”。

这里所说的手写，不是指一种书写方式，而是指一种写作态度。作为一种书写方式，手写正在经历刻写曾经的命运。在刻写时代，记录是一种艰巨的工作，写作因而是一种文字的锤炼。与计算机取代纸笔一样，书写时代的来临同样源于一场技术革命，软质记录材料的出现使得书写不再是一场体力劳动，为写作成为一种个性记录提供了基础。在复制时代，搜索、拷贝、剪切与粘贴成为文字工作者的基本动作，浏览成了阅读的基本方式，拼贴与写作的界线正在模糊。

杂文应当拒绝复制。这不意味着要拒绝某种技术,而是要拒绝那种在复制动作后面所体现的整齐化、工业化、批量化行为。人以个体的方式感受世界,共性也是存在于个性之中,标准化的消费活动,本身是自我被某种外在的事物所置换,精神的标准化消费更是对自我的放弃。拒绝复制,就是坚持个性,就是坚持心灵。杂文应该是一种“手写文体”,就是让杂文成为“我手写我心”的记录。如果心灵不是复制的产物,杂文也不应是复制的产物。

杂文应当拒绝复制,不是为着“文学味”,不是为着“文字耐读”,而是为着在复制与标准化生产的时代保持应有的感应能力。思想的复制使个体丧失体悟、觉察和自我审验,把个体变成一种无须对心灵负责的容器,以装载各种名人名言或学术理论为荣。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个体作为社会人感应世界的产物,杂文的歌哭与呼号来自于个体作为社会人的感受,而复制只会导致写作的均一化与扁平化,它将个体的感受、歌哭与呼号从写作中卸载,而代之以精神上的照本宣科,看似不偏不倚、允厥执中,实则去除心性、销蚀灵魂。

杂文拒绝复制,回归心灵,昭明个性,不是要把杂文变成私我的宣泄手段,不是要变杂文为“私人写作”。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处境永远是杂文的焦点,但如果复制成为杂文的要义,所谓关注公共生活也将只是关注某种虚拟现实,正如抽掉具体的个人,“人民大众”也往往变成一个好用的标签。

世界是丰富的,人是丰富的,精神是丰富的,思想是丰富的,表达也应是丰富的。复制却是单调的。“表达效率”是一个需要分析的概念,表达效率并不等同于句式的明确性,不等于标准化言说方式的推广活动。表达效率与表达者与接受者有关,对一个意思的表达是否明确,对接受者能否明确地理解这个意思是重要的,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认为越规范越好,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有科学论文以外的任何文体。另一方面,当表达面临种种非个人能力方面的障碍时,寻求表达本身就是具有意义的,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突破表达障碍本身就是可实现的最高效率,这种表达可能是不明确的、双关的、隐喻式的、反讽的。

在编选这本年选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众多作者在文体上、思想上拒绝复制的努力,并尽量把他们的努力呈现给读者。每年编辑杂文年选时,我都会推荐几位尚未被读者充分认识但展示了鲜明个性的杂文家。这次我要推荐的是魏得胜、冯磊和陈仓。魏得胜的作品书卷气浓厚,在历史与现实间涉流

穿隧，见解精到，如有神会。冯磊作品气质温和，判断坚定，表达洗炼，价值明确，有一击而中、飘然远引的神采。陈仓的作品营造上变化丰富，但仍显出笃实热忱的本质。

2006年11月1日

目 录

拒绝复制

——2006年《中国杂文精选》序	刘洪波(1)
“天灵盖”是怎样成为武器的?	阿 敏(1)
贾宝玉歪念《南华经》	安立志(4)
零拨款下的公民零权利	毕 柯(7)
《新闻联播》换不换主播无所谓	长 平(9)
解读“高薪的哥”神话	曹 林(11)
刘备冒充高干子弟	陈 仓(14)
八卦大学精英学院MBA扩招简章	陈 仓(16)
听疯子说话	陈大超(19)
“哭穷”与“装穷”	陈鲁民(21)
忽然想到	陈四益(23)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 卫(26)
让坏事不要更坏	党国英(29)
喜儿,你怎么能扎红头绳?	邓学志(31)
荒谬的苦难哲学	狄 马(33)
篱笆工后人看孔子	樊百华(36)

不能独清	冯 磊(39)
“叟言无忌”	符 号(41)
“记忆”中的历史与“老舍之死”	傅光明(43)
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傅国涌(45)
我为什么要批评《品三国》	葛红兵(48)
“金书”与“国礼”	葛剑雄(51)
从首钢优待秘鲁员工谈起	郭松民(53)
“指鹿为马”的学术问题	郭兴文(55)
“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海道生(58)
子非鬼,安知鬼不乐也	韩三洲(60)
建筑的方言	何立伟(62)
“狗拿耗子”的权利	洪巧俊(65)
白日梦	侯志川(67)
熄灭的“霹雳火”	黄 波(69)
骂腐败	惠铭生(71)
“恨的教育”	塞庐氏(73)
我竟然如此懦弱	蒋 峰(75)
“国学大师”是“选”出来的吗?	金陵客(77)
再说无爱的婚姻	
——《无穷空》观后	孔 曜(80)
一道咒语	李维明(82)
安全套论争背后隐藏的是什么逻辑	李银河(84)
文学中的官场与江湖	理 刖(86)
爱情导师	栗志刚(88)
匿名网络是公民大学	连 岳(90)
关乎权利无关贞操	梁发芾(92)
做一只“守身如玉”的小狗	廖德凯(94)

过度自尊就是缺乏自信	林 达(96)
关于某大学与餐馆之比较研究	林 奇(99)
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	林贤治(101)
萤火虫对城市的尸谏	刘方志(104)
你算优质人还是劣质人	刘洪波(106)
我成了“诺贝尔”候选人	刘 齐(109)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刘效仁(111)
鹰与鸡	榴 雨(113)
小说五章	陆春祥(115)
值得庆幸的 N 个“居然”	马承钧(119)
削减可以削减的竞争	马少华(121)
一颗青盐招来杀身之祸	茅家梁(123)
新解三十六计	梅桑榆(125)
怎忍心幽他一默	苗振亚(128)
向死者致哀向生者致敬	钱 钢(131)
齐步走	三 七(134)
绝望的自爆与救济的断裂	单士兵(136)
工会的样子	商子雍(138)
希特勒的伎俩	邵燕祥(140)
回归自然,难!	沈敏特(142)
城市无权让边缘人走开	沈 栖(145)
“观点错误”不等于“无耻”	盛大林(148)
领导的稿酬	石 飞(151)
千古奇拍	思 晨(153)
李煜这个人	孙贵颂(155)
一只被拴在树上的狗	田德政(158)
风在吼,“驴”在叫?	田东江(160)

知识精英的“网络恐惧症”.....	童大焕(163)
鲁迅的这一个“我也”.....	王得后(166)
文化圈里的概念性消费.....	王国华(169)
“哭穷”亦有道.....	王乾荣(172)
我为何反对棒喝“超女纪念碑”.....	王石川(174)
“越轨八卦”为何前赴后继？.....	王晓渔(177)
无处不宝贝.....	王跃文(180)
世人岂能由你反.....	魏得胜(183)
比“武装到牙齿”更重要的.....	邬凤英(185)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	吴忠(187)
像老地主那样“敬惜字纸”.....	五岳散人(189)
异哉所谓“允许 GDP 负增长”论者	萧锐(191)
必须向孩子们道歉.....	谢茂明(193)
当代社会需要文化理想.....	谢有顺(196)
不必吞枪自尽.....	熊培云(199)
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徐冰(201)
回到鲁迅.....	徐怀谦(203)
麦卡锡主义为何会破产.....	徐强(206)
年度现代化报告可以休矣.....	徐迅雷(209)
儒者还是疯子？.....	徐友渔(211)
砸你的饭碗.....	许锋(213)
“打造人格魅力”vs“打造人造美女”.....	雅力(215)
“服务”的权利与拒绝的权利.....	鄢烈山(218)
汉武帝的爱才.....	严辉文(221)
说“统一”.....	严璐(223)
有人愿打败仗.....	岩泉(225)
富士康案“和”而未“解”.....	杨耕身(227)

- 行乞与行骗的双重标准 杨支柱(230)
“耻化”教育 叶昌金(232)
看袁克文写他爹 一默(234)
物极必反 阮直(237)
我们与欧洲不是一回事 岳建国(239)
读克尔恺郭尔的哲学寓言 张心阳(241)
查清官员子女留学资金 赵光瑞(244)
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赵健雄(246)
向华盛顿致敬的后果 赵牧(248)
抵制“风情译名” 赵毅衡(251)
胡适苏俄情结的变迁 智效民(254)
从道德到权利 曾德雄(257)
打贼 曾颖(259)
杂书杂说(三则) 钟叔河(262)
无法安宁 周实(266)
“汉服运动”弥漫出霉味 周士君(270)
奇怪的“中立” 周英杰(272)
没有一个人反对 周云龙(275)
餐馆里的顿悟 朱健国(277)
群鸡争虫而已 朱铁志(279)

“天灵盖”是怎样成为武器的？

阿 敏

甘地在印度被尊称为“圣父”，他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平息国内宗教冲突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谓“非暴力”，就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抗争和解决问题，颇近“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式的应对，只要你想抡“狼牙棒”，别管用力大小，我都以“天灵盖”接着，但有一条，至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甘地的这个“主义”能够产生实效，当然是与他以身饲虎的精神以及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有关，而世界性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英国政府“决计开始推行大英帝国非殖民化计划”（《圣雄甘地》，作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和拉里·柯林斯），也是“非暴力”得以奏效的重要原因。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非殖民化“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将从印度开始”，甚至把1947年8月15日这天定为印度独立日的决定，也是英国人做出的。

以一般道理论，统治者面对的反抗是“非暴力”的，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反正我使的是“狼牙棒”，而你用的是“天灵盖”，反抗再厉害，也不过多打碎几个头颅，没有什么可惧怕的。甘地之所以选择“非暴力”，一是受宗教的影响，二是他在英国生活过，攻读过法律，了解现代文明的规则及趋势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推行的主张，心里是有底数的，相信英国人不会因为手里有“狼牙棒”就毫无顾忌地打印度人的“天灵盖”。如果他面对的是残

暴的专制体制的统治，他是不会拿印度人民的“天灵盖”作筹码的。

甘地为了摧毁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基础，曾开展过“不合作运动”，号召人民抵制英国的工业产品。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亲自纺线，穿本色土布，以最俭朴的方式生活，以至袒裸上身、脚穿拖鞋、携带纺车成为他的一种形象标志。同时他在集会上一次次地号召民众烧掉身上的英式服装，恢复传统衣饰，以“非暴力”的形式，抵制捐税、不服从英国法律、停止为大英帝国效力。这自然惹恼了英国人，于是以煽动闹事的罪名，判了他6年徒刑——但事情也只到这里为止，英国人没有对他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甚至由于健康原因，他未满刑期，就被提前释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英国的殖民暴力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性的文明规则间的冲突：为维护殖民利益，英国人必须把甘地关进监狱；但制度性的文明规则，又必须顾及甘地的人身权利——对于这样一个罪名巨大的“作乱”者，没有将他在暗中处死，或者顺便判处以极刑，反而因健康问题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较之那种彻头彻尾的残暴镇压，的确温和、进步了不少。

不知印度的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征伐，被征服一方的国民有无享受过“抵制捐税、不服从法律、停止为征服国效力”而不被杀掉头的待遇，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满族统治者入关，汉人想保留原来的发型都不被允许，脑后不梳起辫子就会被杀掉。甘地的“非暴力”，是目的鲜明的软反抗，而保留原来的发型，不过是延续生活习惯而已，即使这样仍不见容；对“作乱”者更是手不留情（及至清末，连目的纯粹为了改良的“变法”者也被杀掉了），你病死在监狱里更好，省得动手了，哪里还管你健康不健康的！

集会、游行都是甘地“非暴力”反抗常采用的方式，他自己还实行过多次绝食，而每次这样的行动，都给英国人以压力。殖民的野蛮性是无须多说的，可毕竟，这时的英国人不像殖民初期那样，而是少了许多的血腥味。有一个事例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当时在印度，丈夫死了，做妻子的必须陪葬，英国人就废止了这项残酷的制度，说那是犯罪。这是资本主义发育到一定阶段，自身派生出来的文明理念，它与今天西方国家所讲的人权是同一种东西。英国的殖民者当然不会给印度人同等的人权，但只要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印度有了植入，甘地或多或少也享受到一些。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就是一个公开的政党组织，它有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制

度的规则。

一句话，甘地较量的对手不是专制体制和专制主义者，因此“非暴力”才变成了一种力量，“天灵盖”也才能抗拒住“狼牙棒”。其实在当时，英国如执意坚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应当说仍是有几成把握的。历史上，印度人民举行过的所有武装起义都被英国人成功镇压，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又积累了丰富的分化印度各种势力的经验，而眼前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只不过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及其信徒，在没有武力反抗的情况下，只要把宗教间的冲突解决好，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是还有可能再存在一些年的。丘吉尔就是个英国从印度撤离的反对者，他说：“丧失印度，对英国是决定性的致命一击。英国从此微不足道，黯然失色。”可他也阻止不了非殖民化的趋势。根本的原因就是，作为强人、硬心肠的丘吉尔也许会对“天灵盖”打“狼牙棒”，可更多的人狠不下心、下不去手。是世界的文明化潮流，让丘吉尔孤立了。

甘地最终没有死在他反对了几十年的英国人手里，却遭到了自己国家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刺杀，对手不同，结果也截然不同，这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2006年10月27日《杂文报》

贾宝玉歪念《南华经》

安立志

经被念歪，不仅有和尚的责任，就是“后备和尚”有时也在所难免。《红楼梦》卷二十一“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一节中，“预备役和尚”贾宝玉就扮演了一次这样的角色。

在这一节中，宝玉因袭人、麝月等人站在官方立场上，不时规劝他，要读书上进，要发展“仕途经济”，搞得他心情苦闷，精神不爽，无聊之中，翻阅《南华经》，偶有所感，写了一段“续言”。

这篇“读后感”，不仅表达了他十分厌恶这种频繁说教，而且也十分讨厌这类“混帐话”，于是，他要“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他认为只要将袭人、麝月、宝钗、黛玉等人的仙姿、灵窍一并毁灭，使得闺阁之内，“美恶相类”，才能没有“参商之虞”、“恋爱之心”、“才思之情”，才能使自己摆脱“迷眩缠陷”，才能使心灵得到平静和解放。

然而，他在这里却是非不分，误将黛玉当作“同案犯”，一并归入宝钗、袭人一类，似乎黛玉也同钗、袭一样，都对他“张其罗而穴其邃”。正因如此，在黛玉发现他这篇“续言”后，哭笑不得，遂题绝句一首：“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

先秦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政控松弛，文网阙如，思想文

化领域呈现出诸子百家，竞相发展的昌盛景象，在公元前的几百年内，群星璀璨，蔚为壮观。《南华经》作为老庄学派的代表作，与作为孔孟学派代表作的《论语》、《孟子》一样，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它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家。但自汉武以降，独尊儒术，老庄二位先生留下的竹帛篾片，也就成为一种任人评说的闲书。

宝玉翻看《外篇·胠箧》，“意趣洋洋”，看来是颇为欣赏。庄周先生认为，“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这种思想显为当今时代所不取。而这“圣”、“智”、“玉”、“珠”、“符”、“玺”、“斗”、“衡”之类，作为社会的精神载体、物质财富和制度规范，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弃置，世界倒是清静了，社会倒是无为了，这同时岂不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苍白、匮乏和无序呢？何况，此类情状并非社会发展的自然状态，其中的“绝”、“弃”、“掷”、“毁”、“焚”、“破”、“掊”、“折”，这样一组动词，即意味着这也是一项“人造工程”；而这组动词的主语，也十分可疑，似乎在庄周先生的语境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先觉”和“智者”，而数千年的历史证明，这种人们期待的“先觉”和“智者”，因其凌驾于社会之上，往往会嬗变为“暴君”和“独裁者”。

当今世界，早已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也已不是刀耕火种的蒙昧时期，一个没有音乐、失去色彩、缺乏规范的世界，也许只存在于月亮之类的外空星球，以至于在非洲、南美的国家公园都难以寻觅。在此种情况下，搅乱了音阶，销毁了乐器，天下之人怎么能反而更“聪”（有了灵敏的听觉）了呢？消灭了文章（错杂的色彩或花纹），散掉了五采，天下之人怎么能反而更“明”（有了敏锐的视力）了呢？毁绝了钩（定曲线的工具）绳（定直线的工具），抛弃了规矩，天下之人怎么能反而更“巧”（有了高明的技艺）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将其作为某种社会的理想模式，不仅大观园不符合标准，就是桃花源也存在差距。这反而使人想起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札米亚京在《我们》中所描述的虚拟的社会模式，想起了“文革”中所展现的真实的社会场景。“文革”中蓝灰混一的服装色调，并未达到“灭文章，散五采”的水平；“文革”中“八亿人民八个戏”，也未达到“擅乱六律，铩绝竽瑟”的程度；“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天下大乱”，也并非没有任何“钩绳”和“规矩”。倒是这种社会思想中所体现的“一人化思维”、“一元化体制”、“一律化舆论”，多多少少让人感受到森森寒意，而这，难道就是《南华经》的精华么？